



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化研究院红楼书系(第二辑)

作为神话的童话 / 作为童话的神话



❖ 风信子儿童文学理论译丛 ❖



[美] 杰克·齐普斯 著
赵 霞 译

少年儿童出版社



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化研究院红楼书系(第二辑)

主 编:方卫平 副主编:张嘉骅

作为神话的童话 / 作为童话的神话



❁ 风信子儿童文学理论译丛 ❁



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作为神话的童话/作为童话的神话/[美] 齐普斯著;赵

霞译.—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2008.12

(风信子儿童文学理论译丛)

ISBN 978-7-5324-7825-5

I.作... II.①齐...②赵... III.童话—文学研究—美国

IV.I712.0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203018号

Fairy Tale As Myth/Myth As Fairy Tale, by Jack Zipes

Copyright © 1994 by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图字:09-2007-326号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by Juvenile & Children'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作为神话的童话 / 作为童话的神话

[美]杰克·齐普斯 著

赵霞 译

方卫平 主编

费嘉 装帧

责任编辑 梁燕 美术编辑 费嘉

责任校对 陶立新 技术编辑 袁兴海

出版发行: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少年儿童出版社

地址: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 邮编:200052

易文网:www.ewen.cc 少儿网:www.jcph.com

电子邮件:postmaster@jcph.com

印刷:上海一众印务中心

开本:889×1194 1/32 印张:7.25 字数:175千字

2008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4-7825-5 / I·2843

定价:30.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总序：西方学术资源与当代 中国儿童理论建设

方卫平

从近现代学科建设的意义上来考察，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学科已经走过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学术跋涉和知识积累历程。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外来学术文化资源，尤其是西方学术文化资源的输入和传播，构成了近百年来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学科建设的基本知识背景和主要学术源头之一，影响着儿童文学理论批评作为一种知识活动的现实走向。

清末民初，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学术建设最早的参与者们，在西方哲学、人类学、教育学、心理学、文艺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学科知识的熏陶和装备之下，以“儿童本位”为核心观念，以令人惊诧的学科跨度，完成了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知识体系最初的言说和构建。20世纪50年代，苏联儿童文学理论体系的移植和影响，在满足了一个时代的儿童文学理论渴望和需求的同时，也把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改造成了相对单一的意识形态话语，并且随着历史的演进日益显露出其学理上的贫弱与尴尬来。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期以来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进程中，人们继续延续着这种集体学习的激情和渴望。从某种意义上说，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理论批评和建设，就其基本的学术依托而言，是人们不断借鉴外来学术资源、不断集体学习的结果。

最近三十年来的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理论建设，在借鉴外来理论



资源方面,走过了一条特殊的学术路径。起初,在新时期文学发展和文艺思潮变革的大背景下,人们对西方文艺学乃至整个当代西方人文学科都产生了朴素的热情和学步的冲动。神话原型批评、接受美学、精神分析理论、英美新批评、现象学、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性文学批评,还有发生认识论、格式塔理论、系统论等等周边学科的理论学说,都成了新时期儿童文学研究者、尤其是中青年儿童文学研究者们所热衷的学习内容和知识领域。尽管这些学习和吸收所带来的理论转化和建设成果十分有限,而且其后也遭到了某些保守人士的抨击,但这一吸收和借鉴,对于那一时期儿童文学研究者们知识更新和拓展,对于那一时期儿童文学的理论转型和建构,无疑都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而若干年来,我们对国外儿童文学理论资源的直接关注、吸收和借鉴,也构成了一份虽然有限却也持续不断的出版清单。能够列入这份清单的译介著作主要有周忠和编译的《俄苏作家论儿童文学》(1983)、上笙一郎的《儿童文学引论》(1983)、安徒生的《我的一生》(1983)、布鲁诺·贝特尔海姆的《永恒的魅力——童话世界与童心世界》(1991)、《长满书的大树》(1993)、鸟越信的《世界名著中的小主人公》(1993)、穆拉维约娃的《寻找神灯——安徒生传》(1993)、麦克斯·吕蒂的《童话的魅力》(1995)、约翰·迪米留斯等主编的《丹麦安徒生研究论文选》(1999)、松居直的《我的图画书论》(1999)、维蕾娜·卡斯特的《成功:解读童话》(2003)、杰拉·莱普曼的《架起儿童图书的桥梁》(2005)、奥兰斯汀的《百变小红帽:一则童话三百年的演变》(2006)、松居直的《幸福的种子:亲子共读图画书》(2007)、艾莉森·卢里的《永远的男孩女孩:从灰姑娘到哈里·波特》(2008)、王逢振主编的《外国科幻论文精选》(2008)等等。毋庸讳言,在最近二十多年来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建设进程中,这些著作都或多或少地参与、影响了(或将要影响)我们在儿童文学相关论域的理论思维和学术建设进程,同时,从学术文化交流的角度看,它们的出版也在



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借以了解世界的愿望和努力。

或许,今天我们对外国儿童文学的学术译介工作已经抵达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就是:根据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理论建设的现实需要和学术走向,对当代外国儿童文学理论研究成果进行更加自觉、更加系统,同时希望也是更加有效的译介和引进阶段。这套共计四册的当代西方儿童文学和儿童文化理论丛书的出版,就是在此背景下,各位译者、出版社和主编等各方共同努力的成果。

收入这套译丛的四部儿童文学理论著作,是我们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版的欧美儿童文学理论著作中精心挑选出来的。它们是加拿大学者佩里·诺德曼(Perry Nodelman)、梅维丝·雷默(Mavis Reimer)的《儿童文学的乐趣》、英国学者彼得·亨特(Peter Hunt)选编的《理解儿童文学》、美国学者杰克·齐普斯的(Jack Zipes)《作为神话的童话/作为童话的神话》、美国学者蒂姆·莫里斯(Tim Morris)的《你只年轻两回——儿童文学与电影》。

《儿童文学的乐趣》是一部论题组合新颖、开放,论述方式严谨而又不失个性的概论性著作。该书涉及对儿童文学概念和范畴的理解、儿童文学教学活动、儿童文学阅读与接受、童年概念、儿童文学与市场、儿童文学与意识形态、儿童文学基本文类及其特征等内容,并提供了将各种当代文学理论应用于儿童文学研究的示例与可能。该书主要作者佩里·诺德曼是当代北美儿童文学理论界具有代表性的学者之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他的研究和批评文章频繁地出现在各种重要的英语儿童文学学术刊物上,并以其广泛深入的话题探讨和活泼诙谐的论述风格始终吸引着评论界的关注。《儿童文学的乐趣》一书是他最广为人知的一部著作,它较为综合地反映了诺德曼本人的儿童文学研究和批评理路。他在书中所提出的对于儿童文学文类特征的再认识,对于“儿童文学的乐趣”及其实现途径的思考,以及对于如何将当代文学批评的理论资源运用于儿童文学批评的尝试,对当代英语儿童文学教学和批评产生了广泛的影



响。《儿童文学的乐趣》第一、二版分别出版于1992和1996年,纳入本次译丛的系诺德曼与同事梅维丝·雷默合作修订的第三版。与前两个版本相比,第三版在内容上有了更大的扩充,结构体例上也有了新的改进,除了将儿童文学各种文体更为全面地纳入其中外,关于西方文学理论资源的借鉴部分也显得更为独立和系统,同时,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以来儿童文学领域出现的一些学术话题也得到了新的探讨。该书已经成为目前北美地区高校儿童文学专业的主要教材。

《理解儿童文学》一书是编者彼得·亨特从《儿童文学国际指南百科》(*International Companion Encyclopedia of Children's Literature*)中精心选摘的14篇论文,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代西方儿童文学研究的基本面貌。这些论文主要涉及儿童文学传统概念(如儿童文学、童年等)的理解以及新历史主义批评、意识形态批评、语言学与文体学批评、读者反应批评、女性主义批评、互文性批评、精神分析批评、文献学批评、元小说理论等在儿童文学领域的应用等等。彼得·亨特是英国知名的儿童文学学者,也是《儿童文学国际指南百科》的主编。这一组从该《儿童文学国际指南百科》第一部分“理论与批评方法”中摘取的学术论文,其作者都是英语儿童文学研究相关领域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学者,它们从一个多维的研究角度展示了当代儿童文学研究在理论上的拓展可能,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代西方儿童文学研究的最新进展。它们在运用、借鉴不同批评方法进行儿童文学理论阐发的同时,也显示了这种借鉴和运用所可能具有的理论上的创造性。

《作为神话的童话/作为童话的神话》是西方当代童话研究的代表著作之一。作者杰克·齐普斯以童话的古今发展与演变为基本背景,从五组个案出发,细致解读了童话中所蕴藏的“神话”因素。他指出,许多经典童话在今天已经成为代表着永恒真理的神话,但恰恰是在这些仿佛来自久远年代的“真理”中,积淀着特定时代的意



意识形态内容。当代童话阅读与创作不应仅仅成为对于这些古旧的意识形态内容的全盘接受,而应当致力于发现和揭示出那潜藏在真理假象之下的“神话”内涵。本书最后,齐普斯在测绘当代美国童话可能的发展方向的同时,也提出了在当代童话创作中打破童话“神话化”的樊笼,挣脱传统的、旧有的、神话式的意识形态束缚,以求发挥童话的社会批判功能的期望。本书作者齐普斯是当代西方童话研究界最重要的学者之一,他从文化批评的角度切入童话及其当代形式研究的一系列成果在西方儿童文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研究对象涉及文学、电影、电视等多种文本形式。有人甚至断言,自齐普斯以后,人们再也不能无动于衷地欣赏迪斯尼对于经典童话的各种改编了。这本《作为神话的童话/作为童话的神话》是齐普斯一个阶段的童话研究论文集,但个中许多论点基本上代表了作者本人童话研究的主要立场和观点。本书中,齐普斯的分析和论述同时结合了历史的厚重感与当下的现场感,他对于古典和现代童话的“神话”内涵的提取过程展示了理论分析本身的魅力。

《你只年轻两回——儿童文学与电影》一书则站在儿童文化的大背景上,从具体的儿童文学和儿童电影出发,论述了成人、儿童、风俗、社会力量之间的关系,并揭示了当前电影中的儿童成人化和成人儿童化倾向。此外,本书还用相当的篇幅论述了儿童图画书的相关品质等问题。作者的论述涉及从纸质图画书到电影屏幕、从传统的经典文本到当代流行文本的广阔论域,并结合自己的教学和养育经验,探讨了历史上和当下的儿童文化所传达出的矛盾讯息。他指出,童书与儿童电影同时也是特定的时代焦虑与成人欲望的写照;而许多儿童文学和文化经典在呈现种族主义、男权主义与暴力的同时,其自身也总是与权力的运行紧密相连。在本书中,作者所拷问的并非儿童应当得到什么的问题,而是成人给了儿童什么。通过揭示我们的文化是如何通过视觉媒介看待儿童并与之对话的,本书提出了儿童文学与儿童电影中呈现的世界观所存在的种种问题。



莫里斯的论述很容易让我们联想起另一部曾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一度引起争论的《彼得·潘案例,或论儿童虚构文本的不可能性》(Jacqueline Rose. *The Case of Peter Pan, or The Impossibility of Children's Fiction*, 1984)。如果说莫里斯的论述在一定程度上承接了罗丝在《以彼得·潘为例》一书中所揭示的儿童文学的成人话语权问题,那么通过将图画书、电影等儿童文化领域的新媒介纳入其论述范围,他的这部著作不但拓展了罗丝的理论,也大大加强了其当代意义。

在当代西方儿童文学研究领域,这些著作都是具有代表性的理论成果。首先,它们反映了近 20 年来西方儿童文学学术界(主要是英语儿童文学世界)在研究领域方面视野的开拓。应该说,从 20 世纪 70 年代至今,越来越多的西方儿童文学研究者将研究目光投向了与儿童文学相关的儿童文化领域,致力于寻求和探讨儿童文学与童年文化之间的复杂关联;而这种探求构成了对于传统儿童文学研究话题的重要丰富与拓展。这一研究视野的开拓在本辑丛书中得到了十分鲜明的反映。例如,《儿童文学的乐趣》一书除了探究儿童文学及其阅读活动的方方面面之外,还探讨了诸如玩具、电视和电影是如何影响体验和理解文学的方式等话题,其主要作者佩里·诺德曼本人也是对于儿童文化始终保持学术敏感的一位研究者。早在 1982 年,他就为美国《儿童文学学会季刊》(*Children's Literature Association Quarterly*)编辑了题为“为儿童的商业文化:童书的一种语境”(Commercial Culture for Children: A Context for Children's Books)的专栏,其中收入了包括大众市场与儿童玩具、当代少年电影趣味趋势、儿童电视观看等话题在内的九篇论文。其后,儿童文化、尤其是儿童通俗文化也一直是诺德曼关注的焦点之一。同样,《作为神话的童话/作为童话的神话》一书将传统童话和现代童话纳入到广阔的人类社会文明史和意识形态背景上加以分析;而作者齐普斯从来不把童话的呈现仅仅限定在纸本意义上,他的许多研究都是



以当代童话电影、卡通等为对象展开的学术探讨。《作为神话的童话/作为童话的神话》一书就专辟一章,就迪斯尼动画的“神话”性进行了“祛魅”分析;而在其他各章的论述中,齐普斯的分析也时常跳出印刷文本的限制,将童话的现代呈现媒介也同时纳入论述范围。《你只年轻两回——儿童文学与电影》一书则将儿童文学、儿童电影等的研究置于错综复杂的儿童与成人的“文化-权力”关系中加以探讨,同时也显示了鲜明的美国文化色彩和意识。

其次,这些著作反映了西方当代儿童文学研究方法不断更新、丰富的学术面貌。《儿童文学的乐趣》是一部教科书形式的理论作品,但正如作者自己所说的,在本书中,“我们运用了当代各种相关领域的研究和理论。比如,我们在艺术和感知理论的语境中检视图画书;在民俗学的语境中检视童话;在传播理论的语境中检视电视和电影;同时也在当前认知发展与教学法研究的语境中,探讨儿童的回应”;“关于对文学本身的看法,我们运用了当前许多理论的研究方法,包括女性主义和性别理论、符号学和解构主义,以及心理分析理论,并对这些理论作了介绍”。杰克·齐普斯拥有比较文学的研究背景,同时也曾在大学执教文化批评研究的课程,他的童话研究涉及哲学、神话学、文艺学、心理学、精神分析学、社会学、文化理论等多学科的背景知识和研究方法。而他在《作为神话的童话/作为童话的神话》一书中所展示的,已经远不仅仅是对于相关学科理论知识的一般借用,而是站在学术的高度,就相关理论进行批判性的检视和反思,继而做出具有创造性的运用与整合。《理解儿童文学》作为一部反映多种学科、多种方法研究儿童文学成果的学术文集,更是集中反映了当代西方儿童文学研究多元化的视角和丰富多彩的研究方法。

再次,这些著作也呈现了欧美儿童文学研究者各具特色的研究个性和风格。佩里·诺德曼的理论文字向来不以常理出牌,他看待问题的独特视角和理论论述的自由风格总是给人以清新的阅读印



象。他与梅维丝·雷默的这部著作尤其显示了其思想和方法论方面纵横恣肆、挥洒自如的理论风格。作者十分重视在给定的话题和思考情境之中,为读者提供充分的独立思考和理论想象的空间;而他们对于特定儿童文学命题所提出的富有新意的理论思考和见解,也常常能够给读者以另辟蹊径的启迪。蒂姆·莫里斯的著作则以随笔一般的自由笔调,带领读者在充满美国文化元素和色彩的思想原野里驰骋和思考。而《作为神话的童话/作为童话的神话》《理解儿童文学》两部著作,或紧扣文本,广博征引,点面结合,收放自如,或由博返约,管中窥豹,严谨智慧而又妙趣横生。阅读这样的学术著作,我们在感受思想碰撞的同时,也会领略到儿童文学研究所可能具有的丰富个性和风采。而从四部著作所呈现的不同的问题发现与观点阐释方式中,我们也能够从一个侧面欣赏到西方儿童文学与儿童文化研究日益丰富的批评面貌。

不久以前,我在《在体制的边缘生长——论世纪之交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一文中曾经写道,研究方法的更新和丰富,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前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领域一道独特的学术风景;儿童文学研究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方法论热潮中,也曾经历了一场小小的学术练兵和波澜不惊的理论哗变。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整个当代学术界对西方学术文化思潮的译介、研究、借用比起80年代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那种赶时髦的、急功近利的研究心态无疑已经逐渐被一种较为成熟、内敛的学术吸收和消化态度所取代,学术引进过程中初级阶段常见的那种还未真正掌握就生硬、急切地搬用新名词、套用新方法的“生吞活剥症”已经有了很大的好转。今天,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研究知识体系的创新和构建,仍然面临着一个如何继承已有的学术传统和知识积累,以本土儿童文学的创作和传播现实为依据,结合当代儿童文化生活实际不断推进的过程和任务。在这一过程中,如何面对和处理来自西方的儿童文学学术资源,同样是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理论界必须面对的任务和挑战。



我们知道,尽管“全球化”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普遍话语,但是,西方的思想和文论反映的毕竟主要是西方的思维、传统和文化,正如李欧梵先生所说,“西方文论所代表的就是一种西方的传统”,而“任何传统都有一个复杂的系谱”;除了重溯系谱之外,“还应该把文学理论放在它原来得以产生的文化环境来看,这就是理论背后的‘政治’和‘历史’”(《批评的系谱》,《当代作家评论》2005 第 5 期)。因此,在了解、吸收乃至借鉴西方儿童文学学术资源的同时,我们也要时刻关注、思考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全部活生生的生活现实。我相信,今天中国儿童文学研究的学术提升和知识增长,同样离不开对于传统学术路径的依赖,对于现实文学生活的关怀,以及对于外来思想资源的学习和借鉴。

这套译丛的出版得到了各位著者、译者和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大力支持,译丛的最终面世,凝聚着许多专家、朋友们的热情、智慧和心血。在此,我们谨对他们致以最深切的谢意。

2008 年 12 月 22 日于红楼



致 谢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朋友和同行们的宝贵支持,我在此特别要感谢的是:克里斯蒂娜·贝奇莉戈(Cristina Bacchilega)和斯蒂芬·斯旺·琼斯(Steven Swann Jones)为我在本书“侏儒怪”一章中对于民间故事研究的批评提出了许多重要的修正意见;鲁思·爱伦·约莱斯(Ruth-Ellen Joeres)大大促成了本书女性主义视角的完善;乔恩·舒尔特-萨思(Jochen Schulte-Sasse)为本书绪论和迪斯尼章节中涉及的暴力概念给予了准确的建议,并促使我在初稿的基础上,更为深入地思考现代性和技术的问题;伊丽莎白·贝尔(Elizabeth Bell)同样帮助我修正了迪斯尼一章中几个存疑的论断。本书的部分章节最初是以论文形式发表于《新德意志评论》(*New German Critique*)、《艺术幻想杂志》(*Journal of the Fantastic in the Arts*)、《西部民俗杂志》(*Journal of Western Folklore*)以及《儿童与童书》(*Children and Their Books*)等杂志的,在收入本书时各作了较大修订。其中一部分论文首先在诸如由国际艺术幻想协会以及其他各所大学举办的学术会议上得到发表。在会议的讨论过程中,许多学者提出的问题和批评使我受益良多。我尤其要感谢让妮娜·布莱克威尔(Jeannine Blackwell),1993年秋天,她邀请我前往肯塔基大学做了三场“托马斯·D. 克拉克系列讲座”(Thomas D. Clark Lectures),正是在她的鼓励和敦促下,我才得以重新



修订我的这三次讲座内容和讲稿,并将它们付梓出版。

一旦人们谈到或者论及童话,总有些问题无法得到完全的解答,因为它们以某种神秘而深刻的方式触动着我们的生命。然而我希望,本书或许能够就一部分与童话在今天的神话式运作相关的重要问题,做出有效的回应。



绪 论

米尔恰·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 1907—1986, 罗马尼亚哲学家、宗教历史学家——译者注)在其《神话与现实》¹一书的结尾处附了一篇题为《神话与童话》的极富启发性的短论。这篇看似追附而成的文章,最初是作为一则书评发表的,其评论对象是一本论述童话与神话、传说之间相互关系的著作。²在这篇文章里,伊利亚德不但揭示了神话与童话的区别,还详尽地阐述了两两者之间不同寻常的共生性关联。

众所周知,作为宗教和神话研究的重要学者之一,伊利亚德认为“神话是对一段神圣历史的叙述;它讲述了发生在原始时间——亦即那被虚构出来的‘太初’时候的某件大事。换句话说,神话借助于超自然生命体的那些行为向我们解释着现实的来源,无论它是关于整个宇宙诞生的现实,还是仅仅指向其中的某个片断——比如某座岛屿、某类植物、某一特定的人类行为的产生以及某个组织的形成等等”。³由于神话所叙述的是超自然生命体的行为,它就藉此为人类行为设立了榜样,使他们能够以此为参照,有序地编制和安排生活。通过把神话展现于并融入他们的日常生活,人类获得了一种真实的宗教体验。事实上,正是借助于对过去神明的回顾和重忆,个体才得以与神明同在,与此同时,他也被带入那原始或神圣的时间里。这种带入也是一种联系,通过它,个体获得一种“根”的感觉,并对当下的历史进



程和时间产生出一种神圣感。

伊利亚德认为,与神话相反,“我们从未在童话中找到对于某一特定文化时期的精确记忆;在童话里,文化形态和历史循环被压缩在一起,只剩下某种榜样行为的结构”。⁴(这里,伊利亚德常常把口传民间故事(oral folk tale)与文学童话(literary fairy tale)合为一体进行论述,而不加区分。)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口传民间故事和文学童话属于去神圣化的叙述样式。恰恰相反,它们继续以伪装的方式传递着神话的观念和母题——这正是伊利亚德的一个重要观点。在其文章的一段关键论述中,伊利亚德指出:“尽管长期以来,故事在西方一直是一种仅供儿童和农民消遣娱乐或者供城市居民逃避现实之用的文学样式,它却仍然呈现着一场无比严肃和富有责任心的历险的结构,因为它最后总是能够被缩写为一个启悟式的情节,这里面有我们所熟悉的“启悟试炼”(与怪物展开斗争、貌似不可战胜的阻碍、待解之谜、不可能的任务,等等),以及坠入地狱或者升上天国(代表相同意思的还有死亡或者复活)、娶得公主等情节。”⁵按照伊利亚德的说法,当故事放弃其明确的宗教性“启悟”的责任,却又保留了上述“启悟”情节以及某些母题时,所有这些都被伪装了起来。而对神话和童话感兴趣的民俗学者和研究者所面临的一个有趣的问题,就是这些伪装起始于何时,又是如何发生的。

伊利亚德认为这一伪装可能始于部落的传统仪式和祭司秘密不再被奉行,而这些宗教性行为的神秘内容也不再成为禁忌之时。不管真实的情况如何,对伊利亚德来说,神话的出现显然要早于民间故事和童话;比起那些世俗的叙述,神话也因此而在群体和社会中拥有更为神圣的功能。

当然,关于神话的产生究竟是否先于口传民间故事,是否因为它包含着人们的宗教体验就成了一种更高级的艺术样式,研



究界一直相执不下。不过我对伊利亚德这篇文章感兴趣的地方却并不在这一争论,而是他在文中表现出的几乎把世俗童话与宗教神话相并列的态度。也就是说,他倾向于把童话看作是宗教体验的世俗载体。他说:“故事在想象的层面上继承和延续着‘启悟’。尽管现代社会的人们在故事的阅读中并未觉察到这种继承和延续,而认为自己仅仅是在消遣或者暂时逃避现实,他们却仍然从这些故事所提供的想象式启悟中获益。如果情况的确是这样,我们不禁要想,如果童话并非担负着在想象和梦想的层面上重新发明‘启悟试炼’的任务,那么它岂非可能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成了那些启悟神话和仪式的一个‘随和的孪生体’?”⁶

童话,或者更确切地说,民间故事,是启悟神话的一个“随和的孪生体”——这是一个惊人的见解。它可能意味着从一开始,个人的想象就以其所发明的“非权威”式的故事抗衡着部落或者社会的法典化的神话。神话赞颂神的力量,而故事则把这些超自然的事物转换为能够改变现实生活的魔法和神秘力量。当然,在口头传统中,神话与民间故事的混同由来已久,在许多现代的口头和书面叙述中,两者就很难区分开来。它们仿佛为同一不寻常的神秘力量所浸润,从而使我们忘记了它们的区别,并一次次回到它们那儿寻求指点和导引,希望在一个混沌的世界里,可以找到某种神圣的感觉和秩序。

神话和童话看似明白一些我们所不明白的东西。它们仿佛攫住了我们的注意,支配着我们的身心,迷住了我们的生命。我们总是回到它们那儿去寻找答案。我们在各种场合使用它们,从私密的宗教神话到公开兜售的商业广告。我们有时把神话和童话当做谎言:“哦,那只是个童话而已!”“那不过是神话!”但恰恰是这些“谎言”统治着我们的生活。

几个世纪以来,我们把古老的神话和民间故事加以变形改